

随笔苑

稷下有学宫

胡剑华

壬寅秋讯传来,家乡重拾了那个响当当的名字——稷下,更让人期待的是,稷下学宫遗址考古,已成为业内近五年来重大的考古学术突破。

煌煌稷下学宫,战国时百家争鸣的圣地,其遗址在2021年初春被国家考古权威认定,就在我家老宅百米之外!繁茂的庄稼地下,那些沉睡了千年的柱础、陶片,仿佛应和着海德格尔的低语,挣脱了被湮没多年的桎梏,重新“诗意地栖居”在家乡的土地上。

这消息像一枚投入心湖的石子,漾开的涟漪振奋着家乡的每一位亲人,也包括在异乡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我。而真正将稷下学宫与我相关联的,却是去年深秋的同学聚会,那个让我真正“见识了冰块”的下午。

人过耳顺之年,能够相聚者已属稀有,八个人的寥落更见情谊的珍重。席间一把空椅突兀了,老班长朗声宣布:“老郑说了,今天他必须来,就是稍微迟到一会儿。”果然,开场半个时辰后,一个长臂高个的汉子裹挟着风尘撞了进来。褪色泛白的工装上沾着些泥屑,破损的帽檐上浸着半圈枯竭的汗渍,帽檐下凌乱的白发有些稀疏。岁月在他黝黑的脸庞上刻画出道道坎坎,唯有那双眼睛深邃明亮依旧。这便是老郑,当年那个校园里敢与我抢“地盘”的发小,敢于骑在校门口那对石狮背上,对着老师叫板的“叛逆”少年。

在众人的嗔怪声中,他拽着我来了一个深深的拥抱,又端起酒杯主动自罚三杯,随之大家的话题因他出现,意外引向了少有关关注的稷下学宫遗址。邻座的英子悄声告诉我:“老郑也是命运多舛,高中辍学就接班了,在咱们县磷肥厂做了装卸工。不到半年他不顾家人的反对辞了职,说是去了大西北某个县城考古队做临时工,三年后他才转正进了县属的考古队。到了九十年代,考古队不景气队伍就地解散,手捧‘铁饭碗’的他没犹豫,以侍奉老母亲为由提前退休还乡了。儿女双全的他却混得像孤家寡人,谜一样的缘由谁也没多问,因为他对好事者向来是嗤之以鼻。他的兴趣和笑脸都泡在考古堆里,手捧一杯茶嘴叼一支烟,满脑子都是对考古这事的心

思,犹如夏夜水沟渠里的蚊子,执着地滋生了一波又一波。他也就是和咱们这些老同学相聚时,才肯抖落抖落那些属于他的陈年旧事。”

当老班长问及考古队的新鲜事时,老郑先是来了句:“规矩在此,不可多说,更不能乱说。”片刻后,才说:“稷下学宫的遗址确认倒是有了新发现。”于是,从刘向《别录》到晏谟《齐地记》,说明西关城门与稷下学宫的关联。见在座的人一脸茫然,他自嘲地咧嘴一笑,操着乡音换了个说法:“咱们省里的考古院,前几年把小城西门外摸了个遍,最后敲定了稷下学宫遗址的归属,就在咱们小徐村西,黄大路的两旁,紧挨着西城墙根儿……东西二百二,南北一百九,四万平方米,方方正正一大块宝地!”他挥着手特别强调:“小城西门就是咱们上学路过的西关阁子。”

说起“西关阁”,也就是故乡人常挂在嘴边的西关阁子,在我记忆里是两层高的石砌楼阁,在阁门正中心的明镜石上,“西关”两个大字苍劲俊美。最难忘的是那幽深的城门洞子,夏日里任它外面骄阳似火,洞内总是有“穿堂风”嗖嗖吹过,带着泥土和石头的清凉沁入肺腑。那是我们童年上学路上的天堂,追逐嬉闹的欢笑仿佛还镶嵌在斑驳的石砖缝里。然而,特殊的年代“西关阁”也未能幸免,只留下“半城烟雨半城沙”的苍凉。

筵席散尽,我缠着老郑问个不停。他皱着眉头捶着后腰说:“走,咱俩去工地瞅瞅。”这正遂我愿。我俩走在宽敞的黄大路上,当年泥泞道路已成通衢大道。时空恍惚,记忆的碎片在路边杂货铺、油条摊、老榆树的坐标上拼凑连接着。黄大路旁,当年笔直喧哗的两排白杨早已不见了踪影。路南侧的那片庄稼地已被规整、开掘,搭起硕大工棚成了考古重地,那就是正在呼吸露脸的“稷下学宫”;其北侧便是我家祖上的老宅,世代繁衍烟火依旧。忽然,我想起了顾城的那句诗:“没有门,没有窗,我拿把旧钥匙,敲着厚厚的墙。”此刻,我所能敲击的,可是稷下学宫沉睡千年的遗迹,还有记忆里“西关阁子”冰冷的基石。

工地围栏外,老郑指着那片忙碌的人群方阵,歉意

地说:“规矩在此,无法靠近,只可远观。”这会儿,他站立的位置目光所及之处,正是沉睡千年正在苏醒的稷下学宫(黄大路北也已开始考古挖掘)。他弹落工作服上的尘土,望着工地上人们躬身劳碌的身影,声音慢慢沉了下来:“考古这活儿,苦。寒天冻指,暑日蒸油,人被钉在那个小小方格里,挖出的土质分门别类、包装入袋,色、质、有啥包裹物,都得详细记录、填存……周而复始,十几年如一日。忙活半天,腰和腿就都不属于自己了。”他顿了顿,目光投向天边,夕阳正炽烈地沉坠,西天烧成片厚重的殷红色。那红光也镀亮了老郑的身影,他的语调忽然变得悠远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惬意和满足:“一天熬下来,就贪图这刻‘夕阳红’。到了晚霞裹身,暖洋洋的,浑身舒坦……有时眯瞪着眼,耳边恍惚就有了稷下学宫的动静了:孟子雄辩,荀子论道,邹衍谈天,慎到说法……”他轻叹一声,笑意里掺了些苦涩,“我也老啦,身子骨锈了,‘发动机’也不好使唤了,哪天突然‘撂挑子’倒下了,我也能撒手闭眼了。只是这地下的、地上的记忆里有说不完的故事。”末了,他竟不成调地哼起来“最美不过夕阳红……”

我心头为之一振。这人活得竟无半分怨艾?是何等丰饶坚韧的心境,才能将这般岁月酿成“温馨又从容”的晚照?他抬腕看了看手表:“到点了,该交班了,我得去值班了。”笑声依旧爽朗,说着与我告别,转身朝着那轮硕大的落日走去。

西天如血,他的背影被无限拉长,仿佛踏过“西关阁”那道无形的门槛,最终融进那片浓烈的殷红色里,仿佛也成了一尊移动的、沉默的塑像,走向属于他的那片尚未完全苏醒的世界。

后来的日子里,经常收到老郑传来的考古讯息。灯下细读,当稷下学宫的数据与历史在脑海中逐渐清晰,一连串问号化为那些惊叹号的瞬间,心中对老郑的敬意沛然莫御。“平心尝世味,含笑看人生。”纵有坎坷如石上深痕,他却以异乎寻常的执着与沉静,守护着地下与地上的石头,也守护着城门洞中那缕消失的清风——那是时间罅隙里不灭的星火。

人世间

老人堆

孙景璞

我住在莱州市文化东路718号嘉乐苑小区。这个小区原是种子公司的地块,后来建成五栋楼房的住宅小区,我住一号楼。

五号楼底楼前户有个小院,底楼中部有一王姓和孙姓老夫老妻,二人身体健康,性格开朗,喜欢交友,故而他家门前常聚集一群老年人聊天。这帮老人中有男有女,有退休干部职工,有家属也有行动不便老人的护工,还有从农村来儿女家养老的。我也乐得参与其中。

这帮老人中,有的人耳朵灵,眼睛明;有的人耳朵聋戴着助听器;有的人视力差,看人看物模糊;有的人腿脚还行能自由活动;有的人腿脚不灵,坐着电动轮椅;有的人能自主活动晚上还去跳广场舞;有的人需要护工陪伴照顾。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便,却阻挡不住大家每天在王家门口聚会。有的人上午午都来,有的人只是下午来。

这里自然条件也有利,有两棵法桐树,能遮太阳。特别是西头一户人家门前有一棵紫藤,树枝爬满了棚架,能罩出大片阴凉。春天开出一穗穗紫花,景色美,花儿香。这里真是一处人们聚集聊天的好去处。

在这堆人中有三位耳朵聋者,基本上很少说话。不过当话题说到了他们的经历时,也会很有趣地说不少话。谈话内容没有定数,古今中外,山南海北,民间故事,亲身经历等。

孙大娘是称职的主角,每次聚会,她总是有很多话题。她是烈士子女,家是郭家店村,读初中时要步行上百里路到掖县三中(湾头中学)去上学,没有正经大道,尽是些崎岖不平的蜿蜒小路。她说:“有一脚不踩着石头,那就是好道了。”路上还自带开水和干粮,要吃一顿饭,每次脚上都要磨起泡来。后来她农校(中专)毕业后被分配在诸城县某公社农技站当技术员。结了婚,生了孩子,把孩子绑在窗棂子上,也要跟公社领导下乡调研。有时在田间察看虫情,教社员喷洒农药;有时测产量,报估产,风里来,雨里去。孩子上学后,中午不能回家吃饭,只得同学家吃,两个孩子都吃过百家饭。有人只看见她现在如何幸福,却不知道她当年受的累、吃

的苦。

四号楼王大娘是这堆人中的长者,94岁了,耳不聋,眼不花,记忆力强,精神头足。她长期住在农村,现在住儿子家享清福。她常讲抗日战争的事,有时还唱起老歌谣。如《儿童团歌》:“月儿弯弯,星光闪闪,我们都是儿童团员。站岗放哨,盘查行人捉汉奸。鬼子来了我们就跑,跑到八路去报告。领着八路,拿着枪刀,打得鬼子无处逃。”《参军光荣》:“八路军来独立营,骑着马儿披着红,你说光荣不光荣。”老话重提,旧景重现,众人都夸这位老太太记性好,不简单。

我也是这堆人中谈话的主角。开始讲一些记忆中的故事和笑话,没什么讲了就托亲戚在书店买了一本《笑林广记》。孰料那本书徒有虚名,内容不怎么健康,根本用不上。没办法,我就讲四大名著中的某些片段。譬如:“刘备借荆州光借不还”“刘备招亲弄假成真”“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”“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”等等,还讲过“关羽与曹操”“杨家将与潘仁美”“岳飞与秦桧”等历史故事。后来,讲抗战故事,讲日寇“火烧朱盘沟”“火烧车栾庄”等罪行,还讲过“粉子山战役”以及国民党还乡团屠杀我军属、党员、贫下中农等的罪行。没什么讲了,就发动大家动脑猜谜语。这个办法好,大家都来了积极性。有位季大妈出了几则谜语,还真难住我。如:“十一、十一、廿一,中字下面带一笔(谜底:鞋)”“远看一座楼,近看没有头,嘴里喷黄沙,肚子里滚绣球,屁股拉秕糠,不停地转悠悠(谜底:风车)”。

老人堆都是老有所养、老有所居、老有所愿、老有所乐的人。讲的都是经历过的老历史、老故事。你别小看这些老话题,它把大家带回那段难忘的历史、痛苦的遭遇、光荣的奉献,从而激发起大家的热情,就像戏曲中的余太君、穆桂英那样,真想再回到老本行,挽起袖子大干一场,获得感、幸福感油然而生。当然也讲电视里看到的,报纸上报道的,手机里刷到的新消息、新故事、新成就,人人都有安全感、自豪感。愿天下的老人们都能天天快乐、健康长寿!